

# 皈依佛法的浪子： 伦纳德·科恩和他的歌词艺术<sup>\*</sup>

陆正兰

**内容提要** 伦纳德·科恩是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创作型“诗人歌手”，他创作的歌表面上常有情色内容，却充满对人间诸种苦的哀愁；语言表面上平易宜唱，却隐含着悖论的张力与禅机的智慧。本文着重分析科恩的歌词与禅宗精神的契合之处。

**关键词** 歌词 禅宗 平常语 愁苦

## 一、科恩的歌诗

在任何民族的文学史上，歌词一直是一种重要文学体裁。例外只是在现当代，当歌曲越来越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歌词已经成为各国非文学圈读者唯一接触的诗，它的地位反而成了难题：东西方的文学界依然对歌词算不算文学“有争议”。

不过，这个趋势正在渐渐变化：某些特别优秀的歌词开始进入学者研究视野；某些杰出的歌词已经进入学校教科书，成为考试内容；歌词研究，也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界的严肃课题。例如对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的研究，使英国文

---

<sup>\*</sup> “皈依佛法的浪子”是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垮掉的一代时，对凯鲁亚克的小说标题《Dharma Bum》的翻译。见赵毅衡“斯奈德翘首东望”（《读书》1982年第8期）。此小说到2008年才有梁永安的中译本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，标题译为《达摩流浪汉》。

学史家克里斯多佛·里克斯 (Christopher Ricks) 被遴选为牛津大学“诗歌教授”；<sup>①</sup> 伦纳德·科恩 (Leonard Cohen) 的歌词，也早就被称为“摇滚诗” (Rock Poetry)，成为美国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探讨课题。<sup>②</sup>

20世纪70年代英语歌坛有“四大天王”之称，源于1974年《时代》周刊所举的迪伦、科恩、列侬、范·莫里森，<sup>③</sup> 此后各种“歌王”名单层出不穷，但无论哪种长长短短的名单，都必然有科恩。至今，迪伦与科恩仍是英语文学中“歌唱的诗人”的两位公认领袖。<sup>④</sup>

科恩今年已经75岁高龄。不过，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年轻过：1967年他开始演唱时，已经是33岁的“老人”，比当时涌现的一代歌手年纪都大得多：比披头士、滚石的歌手们年长十岁，比民谣摇滚“元老”鲍勃·迪伦年长七岁，甚至比“猫王”这样的“前代人”都大一岁。60年代是西方文化风云变化的时代，嬉皮士有口号“别相信30岁以上的人”，科恩竟然成为例外。而且40多年来，一代代新星如潮水消失后，他却依然是新的年轻歌迷的偶像。近四年他做了上百场巡回演唱：蜂拥来听的，不仅是怀旧的老歌迷，还有新一代的年轻人。他在歌坛可谓青春永驻，这里必然有特别的原因。

与其他歌手不同的是，科恩原来是诗人兼小说家。1956年他还是个大学生时，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，他的小说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 (Beautiful Losers, 1965) 至今是加拿大小说史上的名著，被著名理论家琳达·哈钦 (Linda Hutcheon) 称之为“加拿大最先锋的小说”。<sup>⑤</sup> 1968年他得到的第一个奖是诗歌奖，以歌手闻名于世后，他依然写诗，先后出了六本诗集，四本诗文合集。

科恩的演唱方式更像是吟诗，苍凉沙哑的男低音歌声背后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漠然。他的乐调大多节奏缓慢，主旋律低沉单一，配器崇尚简单，<sup>⑥</sup> 不花哨不

① Christopher Ricks, *Dylan's Visions of Sin* (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, 2003). 参见笔者本人的文章“歌手与教授”，载《诗刊》2007年第7期。

② Helen W. English, “Rock Poetry: Relevance and Revolution”, in *The English Journal*, vol. 9, no. 8 (Nov. 1970): 1122-27.

③ 转引自 Peter Mills, “Into the Mystic: The Aural Poetry of Van Morrison”, in *Popular Music*, Vol. 13, No. 1 (Jan., 1994): 91-103.

④ 典型的“双星”研究有 Davidoucher, *Dylan and Cohen: Poets of Rock n' Roll* (New York, 2004).

⑤ Linda Hutcheon, *Leonard Cohen and His Works* (Toronto: ECW Press, 1980): 7.

⑥ 科恩的传记作者讲了一个故事：70年代著名的摇滚乐出品人 Phil Spector给他做音响，此人的配乐风格激烈，深得音乐界赞赏，但是与科恩的风格冲突，以至于到两人打架的地步。科恩一直到1987年的专辑《我是你的男人》 (I'm Your Man) 才开始用电子乐器作曲，但是他的后期主调依然是简单的吉他弹奏。见 Ira Bruce Nadel, *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* (Canada: Random House of Canada, 1997): 23.

华丽，称为“科恩式单调”。因此，他的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歌词，很多人喜欢听他奇妙的词句；他的歌词，实际上是一种“歌诗”（poems set to music）。

科恩的诗写得像歌，歌写得像诗；他的诗与歌词风格一贯。1961年他出版诗集《大地香料盒》（The Spice-Box of Earth），其中多首几乎就是歌。比如这首与集子同名的诗：“我的女人可以睡在一方手帕上 如果是秋天 可以是落叶一张 / 我见到猎人们 跪在她的裙前 哪怕睡着时 她都转身不理。”写的是诗，词句却如歌一样平易。而科恩的歌词，也经常取自自己的诗，例如1961年写的诗《你有好多情人》（You Have Lovers），20多年后才配上曲。1967年他唱的第一首歌，即他代表歌曲之一《苏珊娜》（Suzanna），也是他以前的诗作：“苏珊娜带你来到她住的小河旁 你能听见船儿在飘荡 你可以度过这晚在她身旁……正当你打算告诉她 你没有爱可以给她 她却给你她的波浪 让河水来回答。”他也经常把诗与歌词合在一个集子推出，例如1993年的《奇特的音乐》（Strange Music）。

一般认为，诗与歌词最明显的差别，是诗遣词造句精妙，反复咀嚼才觉得美；而歌词不得不平易晓畅，唱得出听得懂。科恩的诗和歌词却相似：他非常成功地化艰深为平易，或者说，把深刻藏在平易之后。这样的歌词得来不易：他的许多歌词反复写了几十遍。2001年的《新歌十首》（Ten New Songs），写了整整十三年，平均一年多写一首，其中的著名歌曲《在我的秘密生活中》（In My Secret Life）十多年中改了无数遍；如此细磨出来的歌词，语言却毫无雕琢，好像是信手拈来：“我生气时微笑 我撒谎我骗人 我做的事不得不做 只要能往下混。”

在让歌词获得诗意上，科恩无与伦比，是英语文坛第一人。有人甚至评论说：“他让迪伦显得孩子气。”<sup>①</sup>从名声上说，他是歌手兼诗人，从艺术上说，他是诗人兼歌手。在当代诗歌史上，无此诗风；在当代歌曲史上，也无此词风。如果他本来就是风格平易，倒也可以理解，但是他是著名的先锋作家，文风以艰涩著称，可见在歌词的创作方面，平易是他的有意追求。这样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“科恩现象”，探问他成功的原因。

## 二、科恩的禅缘

1934年，科恩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犹太中产家庭，家中用的是意第

① Pico Iyer “Leonard Cohen Unplugged” in The Buzz Magazine (April 1998) 12

绪语，蒙特利尔位于说法语信天主教的魁北克省（所以他后来的歌词经常用法语重唱一遍），把他带大的保姆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。科恩接受的是英语教育，就读的是英语授课的麦吉尔大学。他的文化背景如此混杂，无怪乎他的第一本诗集有一个奇怪的标题《让我们比较一下神话学》（Let Us Compare Myths）。他的一生注定有宗教情结，但也注定难以独尊一种宗教。科恩被翻唱最多的歌曲《哈利路亚》（Hallelujah），有好几种版本，一种是《旧约》中大卫王用阴谋夺美而忏悔的故事，另一种是情歌，科恩每次演唱都会各采用几段混合起来。

在1973年科恩39岁时，也就是他的歌手生涯开始后不久，他遇到了他的终身精神导师Rōshi（老师）、法号“杏山”的日本临济宗禅师佐佐木承周（Joshua Sasaki）。此后科恩开始接触禅宗，并常年坚持修炼，记者报道他在飞机旅途上都盘腿坐禅。<sup>①</sup>在接受杏山指导近20年后，1992年科恩58岁时，决定进禅寺修炼。开始几年，科恩是以居士身份参加佛寺修炼生活，四年后，1996年8月，他正式受戒，剃度为僧，师父给他取法名为“自间”（Jikan），<sup>②</sup>意为“沉默者”（The Silent One）。

科恩在“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中译本序言”中写道：“年轻的时候，我和我的朋友就敬佩中国古代的诗人，喜欢读他们的作品。我们有关爱情和友谊、饮酒和分离，还有诗歌本身的种种观念，都深受那些古老诗篇的影响。”<sup>③</sup>科恩对东方宗教的兴趣，与垮掉一代的共同倾向有关，但是他将歌词艺术与禅宗精神结合起来，却是他的创造。同为犹太人转成佛教徒的金斯堡曾问过他是否放弃了犹太教，科恩说：“在我修行的禅宗门派里，没有祈祷崇拜，没有神祇，因此在逻辑上没有挑战犹太教。”<sup>④</sup>临济宗的“无佛可求，无道可成，无法可得”<sup>⑤</sup>的解脱教条精神，给他回避信仰教条的余地。

在近十年的修禅期间，科恩似乎已经绝情于人世，人们以为他结束了艺术生涯。在一本旧友回忆科恩生涯的纪念集中，编者说：“科恩是一个七年未出新碟的歌手，16年未出新诗集的诗人，34年未出新作的小说家。”<sup>⑥</sup>不料临近21世纪，科恩突然“出山”，变得更加活跃。1997年他出版诗画册《与我跳舞直到爱

① Larry Rohter “On the Road for Reasons Practical and Spiritual” in New York Times (February 24 2009).

② 科恩的法名 Jikan 汉字很难找出。应我的要求，东京庆应大学关根谦教授从大桥悦子的日译本《科恩传》（レナード・コーエン伝，2005年夏目书房出版）找出对应汉字，特此致谢。

③ 伦纳德·科恩：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页。

④ Pico Iyer “Leonard Cohen: Several Lifetimes Already” in SambaInk Sun (September 1998) 34

⑤ 《古尊宿语录》[宋]圆藏主编集，萧蓬文等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，见卷四“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”。

⑥ Stephen Scobie Introduction to Intricate Preparations: Writing Leonard Cohen (Toronto: ECW Press 2000).

情尽头》(Dance Me To The End Of Love)，2001年出版歌集《新歌十首》登上畅销榜；2004年出版歌集《亲爱的石南花》(Dear Heather)，2006年出版诗文集《想念之书》(Book of Longing)；2005至2009年一直在欧洲美国巡回演出。实际上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科恩得奖最多、艺术活动最活跃的十年：一个高龄老人，创造力却达到新的高峰。

科恩可能只是在禅宗中寻找心灵的平静，但禅宗至少给他提供了一种与他的精神契合的美学，“扫除文障，直指心地”<sup>①</sup>的“平常语”美学，带给他作诗写歌的独特风格，以及看待世界的特殊方法，也使他在摇滚歌手中独树一帜。

佛教对美国诗歌的影响，已有久远历史。20世纪上半期胡适与林语堂的介绍著作，影响仅局限于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少数人。但之后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四五十年代艾伦·华茨(Alan Watts)与铃木大拙(Suzuki Daisetz)的普及著作使60年代垮掉一代的一些主要人物转向佛教；7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刚出现时，斯特利克(Lucien Stryk)、塞西莉亚·维库纳(Cecilia Vicuna)等人就以禅宗为武器投入此运动；80年代北美“语言诗”(Language Poets)运动渐成气候，其中诗歌成就较大的如诺曼·费歇(Norman Fischer)、莱思莉·斯卡拉皮诺(Leslie Scalapino)等人，以禅宗为理想的诗歌境界；90年代后期转入“后语言诗”(Postlanguage Poetry)，已经很难识别美国诗坛群体趋势，但是2005年安德鲁·谢林(Andrew Shelling)编的《北美佛教诗派》<sup>②</sup>选入了28位健在的美国诗人，标志着禅宗潮流方兴未艾。但是科恩作为歌手名声太大，在文化边缘挣扎的诗人们，不认为他是同行，他的诗没有收入这个集子。这可以理解：歌手与诗人做同样的事却形同陌路，全世界均是如此。

有批评家认为，禅宗对美国诗人有两种影响，一是精神上的，一是形式上的。<sup>③</sup>美国诗人也明白这“诗意”与“诗艺”两者应当结合，禅的精神与形式本来就不可分割。但如何结合，却是难事，要使美国读者听众喜爱这样的诗，则是难上加难。某些诗人以晦涩著称，毕竟用玄语谈玄，可以写得玄而又玄。个别诗人能做到平实中寓深意，但是引述禅说，几乎给自己贴上“远东风格诗人”的标签。而科恩的歌诗广受大众欢迎，巧无痕迹地引入禅式语言与禅宗精神，就这一

① 汤显祖：“《五灯会元》序”，《汤显祖诗文集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072页。

② Andrew Shelling, *The Wisdom Anology of North American Buddhist Poetry* (Somerville MA: Wisdom Publishing, 2005).

③ Penny D Guevarra, Hans Lazer, “Zen Buddhism and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Poetry” in *University of Alabama Mc Nair Journal* (Spring 2007) 55

点来说，科恩的成就没有人能望其项背。本文将着重讨论科恩的歌诗：他的悲观与情色的悖论，他的平常语言背后的悖论张力，并分析科恩是如何把精神追求与形式追求衔接起来。

### 三、悲观诗人

科恩常被称为“悲观主义的桂冠诗人”，他的歌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悲苦，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是悲苦。他年轻时长期有忧郁症，“多年前的事了，南希”（Seems so long ago Nancy），“彩排雷格曲”（Dress Rehearsal Rag）等好几首歌直接写自杀的诱惑。有批评家说他的音乐是“割腕音乐”，他完全赞同，甚至说唱片公司出售他的唱片时应当附送割腕刀片。<sup>①</sup>《涅槃》乐队主唱科特·柯本（Kurt Cobain）的一首歌中有句奇怪的句子：“在冥间给我一个伦纳德·科恩，让我可以永远叹息。”1994年柯本果然饮弹自杀身亡，年仅27岁。

然而，“哀伤诗人”科恩本人却并没有如此了结自己，佛教使科恩对悲苦有了宗教的理解。他早年的小说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的扉页题词，引自雷·查尔斯的著名歌曲《老人河》唱词：“有人说，别再悲伤。”<sup>②</sup> 结识杏山大师时，他正在录制他的新专辑《旧仪式新皮肤》（New Skin for the Old Ceremony），完全不懂流行音乐、甚至几乎不懂英文的杏山师父到录音棚里听了一次。第二天科恩请教他时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应当唱得更悲伤。”<sup>③</sup> 这句话对科恩启发很大，他感到他必须鼓起勇气来探寻人生的悲哀。在西方人眼里，佛教是一种“悲伤的宗教”，佛陀悟道后宣扬“四谛”，第一谛就是苦谛：人生是苦果，“八苦”是整个佛教哲学的出发点。信仰佛教后，科恩把愁苦理解为人世常态，这反而给了他一种宁静的心境。正因为有这样的彻悟，科恩自嘲说自己比悲观还要悲观：“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：悲观主义者站在那里担心下雨，我却早就淋得全身湿透。”悲观已经成为他对人生的一个基本态度。人们甚至称他为“世界级的悲伤供应者”。<sup>④</sup>

① Ira Bruce Nadel, *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* 1

② 雷·查尔斯（Ray Charles）美国著名的黑人盲歌手，50年代起，他把黑人教堂里福音音乐与曲调忧郁的布鲁斯音乐结合在一起，创立了新的音乐流派“灵乐”，因此他也被尊称为美国“灵乐之父”。

③ Ira Bruce Nadel, *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* 1

④ Geny Kopejov, “A Buddhist in Black: Leonard Cohen’s Austere Monochrome Glow Saffron” in *The Aquarium* 56

#### 四、情色与禅

杏山大师希望“唱得更悲伤一些”的专辑《旧仪式新皮肤》大多是情歌。佛教认为“五蕴皆空”，强调一切“色法”均是错觉。在错觉感官世界中修炼，女色就是第一戒。但禅宗史上出过不少“狂禅”，从禁欲苦行转向房中修炼，谓之“以欲治欲”。科恩既不推崇色戒也不是这种狂禅，他认为情色是生活常态，与平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，并不妨碍禅悟。他歌词中的情色描写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感悟。

科恩一生独身，却有浪子之名。早年他还试图过比较正常的生活，50年代他移居艺术家聚居的希腊海德拉岛（Hydra），与一个挪威有夫之妇同居，生了两个孩子，那时他专心写诗写小说。八年后他们分手，女人回到前夫那里，科恩到美国开始歌手生涯。此后传说他有多次浪漫史，他自己对浪子之名也供认不讳。1978年他的专辑《一个登徒子之死》（Death of a Ladies Man），标题中的 Ladies 用的是复数，第二年出诗集，用同一标题，改成单数“Death of a Lady's Man”，算是节制一点自夸色彩。科恩在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中的情色描写之露骨，使得译者不得不为之向中国读者道歉：“大量猥亵龌龊语言，有时达到令人恶心的程度。”<sup>①</sup>但琳达·哈钦认为这是“巴赫金式的狂欢”。

他的歌词有不少袒露的情色描写，在《歌手必须死》（A Singer Must Die）中他承认：“所有的女人都湿了，法官别无选择，歌手因为嗓音撒谎必须去死”；《你知道我是谁》（You Know Who I Am）中说“有时我要你裸体，有时我要你野性”，这样的句子屡见不鲜，但后面的句子毫无色情，却有深刻的禅味：“你不能跟我走，我是你我之间的距离。”

任何民族的流行歌曲都以情歌为主，陷情痴迷，失恋欲绝，是流行歌曲的常规题材。但科恩的情歌却大相异趣，他的情歌是痛苦的，有情色之语，无沉溺之心。情色似乎使生命更加空洞，更加悲苦。他在著名歌曲《在我的秘密生活中》中唱道：“结束的时候到了，我想念你，自从那地方毁了，灌满变化的风，长满性欲的草。”在痛苦的歌声中，情色与悲观两极会合，格外分明：“一手抓住我的自杀，一手抓住玫瑰。”（《街上的故事》[Stories of the Street]）

<sup>①</sup> 伦纳德·科恩：《大大方方的输家》第6页。

肉体的亲近似乎使人生更加脆弱，更经不起意义的推敲。因此科恩被人称为“情色绝望的大师”。《今夜会很好》(Tonight Will Be Fine)几乎全首都歌唱情色：“有时我见她为我脱衣 柔软的裸体是爱的定义 她身体动得充满勇气 /今夜会很好，今夜会很好，今夜会很好——”，但是收尾短促冷峻使人一惊：“——一段时间里。”这样的歌曲，显然不属于那些只在摇滚中寻找刺激的男女。科恩说，他的歌迷大多是严肃思考的人，而严肃是必要的：“很多人把忧郁与严肃搞混了……严肃使我平和，使我轻松。”<sup>①</sup>

情色带来的是痛苦，而痛苦需要一个出路。这个出路就是接受一个事实：失败是人命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无法完美的爱只是命运的一个隐喻。这首《往日的革命》(The Old Revolution)似乎在追求失败：“我终于冲进了监狱 /我找到了我在锁链中的位置。”《等待奇迹降临》中说的是失败是常态：“当你倒在公路上 /当你躺在雨中 /当别人问你怎么样 /你只能说无可抱怨 /当他们上刑榨你情报 /你只能装聋作哑 /你只能说你在等待 /奇迹降临，等待奇迹降临。”车祸现场与刑讯室，都是奇迹最不可能降临的地方，这首歌其实是说人生不要企图侥幸。祝神歌《哈利路亚》中说：“当一切都搞糟了 /我站在歌神之前，唯一的词便是 哈利路亚。”在科恩看来，承认世间苦才能得解脱，祈求奇迹是一种奢侈，承认失败，接受失败，是自救的唯一方法。

因此，对于一个悲苦的艺术家的解脱悲愁的希望本来就不必有。科恩在自传体小说《热衷的游戏》(The Favorite Game)中写道：“当词变成肉体，伤痕就会出现。”<sup>②</sup>语言不是表现悲哀，而是痛苦本身，这种态度与禅宗不立文字相契：语言并不是传达真相的工具，语言只能对真相起破坏作用；诗歌并不给人安慰，语言的挫折就是人生的挫折。

科恩有一首歌《一批孤独的英雄》(A Bunch of Lonesome Heroes)：“一批孤独而吵吵闹闹的英雄 /半夜走在路上”，每个人都在说“我要讲我的事迹”，但是到最后谁也没有讲成。因为这样的语言没有用，这样的故事什么都没有说，这些自夸伟业的“英雄”很愚蠢。科恩不是嘲笑别人，在《跟我跳舞直到爱情尽头》这首歌里，他说：“我要的那么多 什么都摸不着 /我一向就是那么贪。”“我”本人也跟所有的人一样，是执迷的愚人。

① Ira Bruce Nadel, 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, 2

② Leonard Cohen, The Favorite Game (New York: Jonathan Cape, 1970) 4

## 五、平常语与禅机

禅宗只能在不可能的地方寻找真相，只能“往南看北斗”。<sup>①</sup>科恩有一首歌，题目是《教师》(Teachers)，但只有禅师才能如此教人：“我遇到一个人丢了魂 / 在我寻找的不知之处 智者说：跟我来吧 但是他走在我的身后。”此歌唱出了禅宗的教授方式：悟道不由他人，只能靠佛性本有，真相只能由心而得，外在的方向只能是迷途。另一首歌《电线上的鸟》(Bird on the Wire)说出了这一层道理：“如果我一直不说实话 我希望你明白不是只对你如此。”用禅宗公案的常用方法，最能揭示真相的说法就是答非所问，或是干脆不说。回避回答不是没有回答，而是不相信语言能回答：“若指示你，我即迷源。”<sup>②</sup>

禅不应立文字，但如果无文不立，就像唱歌不得有词，那么至少应当用最简单的语言。这就是为什么禅宗强调：只有语句简单，才可能说出最难说的内容。如果说歌词正好也需要语言简单，这一拍即合并不是科恩的本意。就像科恩名字的发音，正好是与日语“公案”(Kōan)一词发音相同，歌迷们有时称他的歌为“伦纳德·公案”一样。

禅宗的平常语是假象，科恩的歌词平易也是假象。歌既要讲男女情事，又要宣扬人间万般苦，两者如何能何结合在同一首歌里？这里就出现了禅宗的根本性悖论：说色即空，本身是教条，重复教条不成为艺术语言。科恩的歌词不得不用平常语言，但这种语言里经常包涵巧妙的悖论，这就是“诗性”之所在。比如，爱情是为了“让我们在一起孤独”(《等待奇迹》[Waiting for Miracle])，比如胜利只是证明“你战无不胜的失败”(《一千个吻之深》[A Thousand Kisses Deep])。这种“苦涩幽默”，这种自嘲态度，以及悖论的张力，正是科恩的歌词艺术中最吸引人的地方，也是禅宗给他的最大礼物。

临济禅对佛教教义经常言语不恭，甚至有意不逊。临济宗开山始祖义玄禅师有名言：“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，逢父母杀父母，逢亲眷杀亲眷，始得解脱。”<sup>③</sup>东亚千年以来的艺术家，当代世界许多艺术家，迷恋禅宗的重要

① 问：“如何是自己？”师曰：“望南看北斗。”见芭蕉慧清语录，《五灯会元》卷九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。

② 问：“请师直指本来性。”师曰：“你迷源来得多少时。”曰：“即今蒙和尚指示。”师曰：“若指示你，我即迷源。”见《指月录》32卷“马颊山本空禅师”条，巴蜀书社，2006年。

③ 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“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”。

原因在于此，禅宗解放诗歌语言的功用，也在于此：诗歌的使命就是创造新的语言方式，而不是讲道解惑，因此可以说，禅本身就是艺术。

科恩修禅近 40 年，甚至出家苦修，禅宗是他心中重要的信仰支持，但是他在语言上，却采取非常随意而智慧的态度，他甚至说他出家的原因是“师父说出家对缴税有好处”。<sup>①</sup> 即使做和尚时，他都并不声称自己如何虔诚，他修禅，是因为禅宗是对生活固有困境的一种回应。而他自己觉得“我是这一代人中的喜剧大师：我很可笑，笨拙得可笑，严肃得可笑，不合时宜得可笑”。<sup>②</sup> 他一再说“我不过是个末流诗人”，“是小丑歌手”。因此，在结束他的出家修行之后，科恩出的第一张歌集《新歌十首》中就有《如此这般》(Here It Is) 这样连篇悖论的歌：“这是你的王冠 这是你的玉玺钻戒 /……这是你的推车 你的纸板箱和尿臭。”如此用词，也是对临济宗创始人著名的“佛性在干屎橛”之说的回应。<sup>③</sup> 无怪乎科恩又被称为“流浪汉的王子”。<sup>④</sup>

如此歌词，好像是文字游戏，却是科恩文字中艺术的真谛。艺术对于他来说，是超脱黑暗，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，而忧郁本身就是艺术追求的动力。反过来说，超脱就要放弃执著。悖论的是：要放弃的第一个执著就是艺术本身。正如禅宗不得不立文字，一旦不得不立，语言本身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文字障。要言说不可言说之物，只有在平常语背后暗藏禅机。作为禅宗歌手的科恩不得不执著于歌的艺术，他破歌之执的最好办法就是写出不像歌的歌。这就是临济宗“破除万执”、“杀治自在”的峻峭风格。科恩的歌写得很认真，追求形式美，追求出人意表的措辞，但正因为如此认真，才得到一种随意的潇洒和平易。比如，表面上是赞美对方的情歌，其中却是奇怪的公案：“我让医生查我的心脏 他说我应当了断 他给自己开了药方 /上面竟然有你的名字。”(《我们俩总有一个不错》[One of Us Cannot Be Wrong])

《颂歌》(Anthem) 被认为是科恩最得佛教真髓的一首歌，“撞钟吧，趁你还能撞钟 别去想完美的祭品 是有裂缝，每样东西都有缝 光就从裂缝洒进。”<sup>⑤</sup> “有裂缝”(cracked) 指的是疯子，常人眼中的疯子，可能就有大智慧。因此，

① Pico Iyer “Leonard Cohen: Several Lifetimes Already” in *Shambhala Sun* (September 1998) 9

② 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“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”。

③ 僧人间临济义玄：“如果是无位真人？”玄便打道：“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？”无位真人即人人本具的佛性，是无始以来的真我。见《景德传灯录·临济义玄禅师》三民出版社，2005年。

④ Leon Wieseltier “The Prince of Bummers” *The New Yorker* (Jul 26, 1993).

⑤ “头脑破裂有福了，因为能进光”，据说是从天主教改信佛教禅宗的爱尔兰喜剧演员斯派克·米利根 (Spike Milligan) 的名言。

不完美才是最好，这种想法显然与犹太—基督教“救赎原罪”的思想正相反。这首歌中提到的“祭品”是《旧约》犹太教的执念，耶和华似乎不断地在要祭品。科恩没有改宗，因为禅宗不需要信徒执著，只需暂时忘记他本有的信仰执著即可，所以科恩让自己忘掉祭献。

科恩说，每次捕捉到美，他就松手，避免“落入陷阱”。“我不愿执著，我希望重新开始。”<sup>①</sup>而“不执著”，是他一开始修炼禅定就得到的要诀。他的禅宗老师告诉他：“修禅人不执。”<sup>②</sup>据说这就是他1984年那个专辑题名为《各种位置》(Various Positions)的真实含义。这个貌似情色隐语的标题，是他理解的禅宗修炼(Position也指打坐姿势)，如此正反合一的调侃，不只是一种语言技巧，而且是一种跳出执念的姿态，这正是科恩歌词艺术的永恒魅力所在。

科恩歌词之平常语，是禅宗最恰当的语言，是一种比复杂纷繁的诗歌更加深刻的语言，然而平常语不一定就是诗性语言，诗性是平常语后面隐藏着的悖论张力。平常语之平直易懂，正好适合歌唱，这或许是偶然之事。科恩是因为歌词风格要求走向禅宗？还是因为走向禅宗才发展出这种迷人的风格？仔细分析科恩一生的创作，恐怕两者都有。

正因为此，研究当代英语文学，不应当忽视科恩的歌词，也不应当忽视歌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特殊价值。我们也有理由期盼英语诗歌界总结科恩的成就，接近禅宗美学的真髓，让绵绵不绝的禅学影响更深入地延续。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，年近80的科恩，对人生的彻悟渐渐炉火纯青，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又一次惊喜，像他的一生中不断做到的那样。

[作者简介] 陆正兰，1967年生，文学博士，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，西南大学副教授。近期有专著《歌词学》(2007)；论文《“拟声达意”与“姿势语”》(2007)、《卡门：西方的东方女人与东方的西方女人》(2009)等。

责任编辑：严蓓雯

① Ira Bruce Nadel, 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, 4

② Ira Bruce Nadel, Various Positions: A Life of Leonard Cohen, 5